

阮玲玉二三事

黎莉莉



今年三月八日是阮玲玉逝世二十二周年。每年此时，我总是怀着尊敬与热爱的心情怀念她，回忆起她给我留下的亲切的印象。

1932年是我参加联华影业公司的第二年，当时公司叫我和阮玲玉合演影片“小玩意”，这是我的第三部戏。那时阮玲玉已经红遍影坛，和这样一位“大明星”搭戏，使初出茅庐的我不能不有所害怕和顾虑，害怕的是能不能和她接近，搞好合作关系，完成创作任务，顾虑的是她会不会讥笑我幼稚，使我一败涂地。在旧社会中，有所谓“星海浮沉”的悲剧，旧人怕新人抢去“饭碗”、新人怕旧人“排挤”，在当时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斗争。我还不知道阮玲玉会怎样对待一个新演员。

“小玩意”开拍的那天，阮玲玉到达摄影现场比别人都早。我偷偷地注视着她，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像我想像中那样架子十足，一副“大明星”的派头。导演孙瑜忙于现场指导，来不及和我们正式介绍。我们俩只好默默地走向化妆室，我想和她谈话，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话题，感到很窘。她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情，当我们的目光偶然相遇时，她便对我笑了一笑。这笑是那么温和亲切，胜过多少句客气的俗套，使我马上平静愉快起来。我眼看她化妆得又快又细致，技术熟练。化完妆，我们再走进摄影现场，孙瑜向我们讲解所要拍的剧情，他讲到剧中母女二人“相依为命”时，阮玲玉忽然拉着我的手，用不纯粹的国语说道：“珠儿，快叫我妈妈！”逗得全场大笑，我就更轻松了，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地建立了起来。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，由于她开朗大方，使

我可以无所顾虑，问她这个那个，得益不少，而且她还主动地启发、诱导我。

譬如在“小玩意”中有这样一场戏：珠儿在二二八战火中身受重伤，临死之前对她妈妈说：“妈妈别哭！小傻子才哭哩！”我当时对这角色的了解非常肤浅，我以为珠儿既然受了重伤，就应该非常痛苦，所以我紧皱双眉，表现出异常痛苦的样子。这场戏拍了好几次，都不能使导演满意。这时阮玲玉就从旁启发我，她说：“你在这个时候所要表演的不是你的痛苦，而是要忍着极大的悲痛，去安慰你的母亲，你应该抓住角色的内心活动”。她这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启示，使我明白该怎么表演细致深刻的母女之情。这说明阮玲玉非但能掌握自己的角色，而且对别人所扮演的角色，也有深刻的理解。

到了1935年，我们又合演“国风”，分别扮演姊妹俩。当时有这样一件小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：公司里的服装员替我们准备了二件同样料子同样式样的灰布旗袍，他怕做得不好，先给我试穿，试穿后我选了一件，可是他却说这是给阮小姐做的，因为他以为，我选的那件必然是做得比较好的，所以应该给阮玲玉。我看他这样做事，十分生气，便和他争吵起来。恰好这时候阮玲玉走了进来，问明缘故，劝走了服装员，又来劝我，帮我把我所选定的那件衣服穿上，看看还有那几处不大合适，便告诉服装员该怎么修改。同时她还说，要把戏拍好，首先要平心静气，不要因小事扰乱了自己的情绪，至于化妆、服装等对演员只起辅助作用，最重要的还是在戏上下功夫。她对我这样一个新进的演员如此恳切爱护，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“国风”中有一个场面是姊妹俩吵嘴，她打了我一记耳光后，我就应该大哭大闹起来。但是戏开拍以后，她打了我一记耳光，我不但没有哭，反而噗嗤一声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连续多次都没有拍好。阮玲玉就向导演建议暂时休息，休息时她走到导演身旁，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。休息后导演就宣布现在是试拍，大家一听是试拍，就没有以前那样紧张了，我也觉得不可笑了。其实这一次还是实拍，拍完后，阮玲玉很诚恳地对我说“你演得真好”。她这样帮助我演戏，使我永远不能忘记。

拍“国风”一片的时候，阮玲玉还主演了“新女性”一片，我虽然没有参加拍摄，但经常到摄影场去揣摩她怎么表演，籍以提高自己的演技。她在“新女性”中扮演女作家章明，章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牺牲者，她受了男人的侮辱，她的孩子又在垂危中，加以受到经济上的压迫，终于绝望自杀。记得有一次我到摄影场去，正赶上她要拍摄服安眠药的镜头。拍摄之前，她独自静默一会，就很快进入角色之中，眼淚不断地流下来，她一边流淚，一边服安眠药片。出现在银幕上的是她的面部特写，她脸上没有多余的

